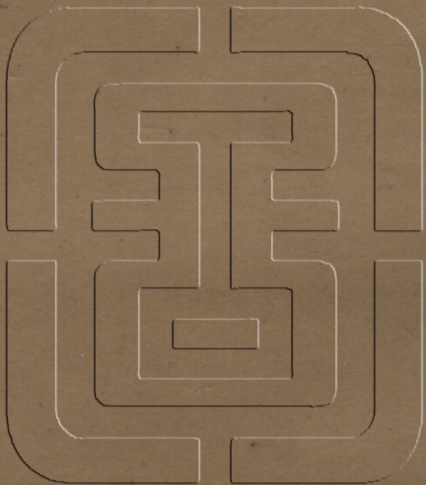




管子 卷之三

子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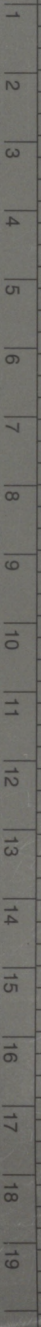


管

子

三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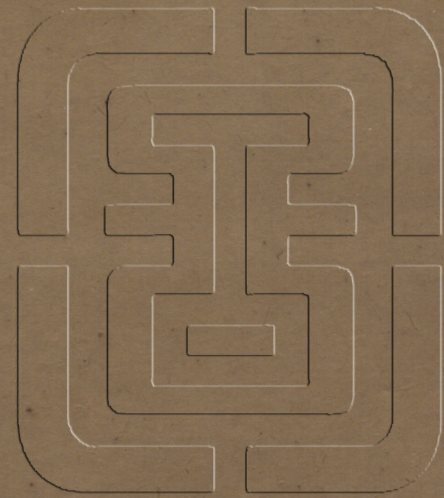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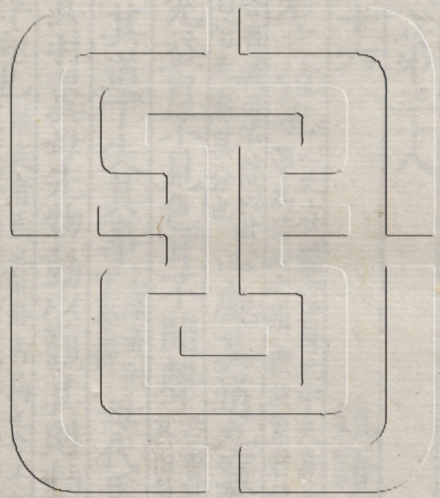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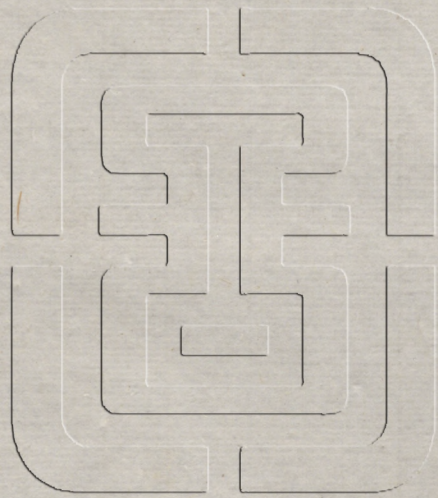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管子卷第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九竅之有職官之

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

循理而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

也應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

鳥飛使弊其羽翼母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

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

不遠而不得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莫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

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

掃除不繫神乃留處不繫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以

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脩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

他母從而求之者不得處之者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

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

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

親踈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

與道為一者乃殺勅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

則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

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天曰虛地曰

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處順地而靜繫其宮宮者心之宅開其門謂

口也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開其門謂

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強

立能遍而盡與智然後所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

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殊形異執不與萬

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君人者必殊形異執與物人之可殺以其惡

死也若不惡死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是以君子不

怵乎好怵止也不怵人好利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恬愉無為去智與

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

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

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心

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

而復從而解之前之循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則皆開

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授之田曰謂為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

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

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

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

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

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

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

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

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

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

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母先物動者搖者不

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

立於陰陰者靜靜為操君故人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

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苞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

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

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宜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

而靜行故通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

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索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

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知然後不脩之此焉

能知彼無此其具則脩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脩則彼不

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無臧則奚設矣不

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無形則無所位赴赴逆無所位赴故

偏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生謂道因德以生

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主由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

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之謂德道之

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內外故言之者不別也體

不別故能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間者則有義者謂各

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

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

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

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法出乎權權

也

出乎道

權道者事從之而出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

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

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

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

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固也不知

過故曰不伐索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

故曰宮索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

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

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

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為故聖

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

道之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

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

於人者立於強有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

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字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

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

下始聖人體虛故為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於好休於好則忘

其所惡為好所休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

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

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

者言已而以物舍已而隨物故曰因為法者也感而后應非所設也緣理

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件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者因其

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言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中不精者心

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專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

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

以及遠通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母以官亂心德美太甚則心亂也此

之謂內德官北貞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

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

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是故聖人若

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

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直莫之亂則自理矣專於意一於心目

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母卜筮而知

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宜能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能母問於人而

自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感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

之誠已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則神不

得其力我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

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一風神來致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

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義之所由慕選而不亂則齊潔極變而不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

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謂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為裁而使已也心安是

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為裁而使已也心安是

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中理心在於中適也治言出於口則無過治事加於

民枉事無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

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未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遠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

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其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為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無虛

謂至者虛非至虛而為非所入而亂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

道也有司執制常乘本逐末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

若存若亡也盡時故發世不亡也與時變而不化

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

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剛強也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鑄大清

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鑄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

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精心之

為用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金之心則微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嗟且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

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

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

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化臭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

以為惡化負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心卒也故貨刑為末也凡民

之生也必以正乎正乎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

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

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不足資也

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刑意感其事然後

刑然後思有刑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刑過知

先王是故內聚以為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

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攙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能令用之被

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

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謂則思慮審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

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實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五

儀雖利不為非五當雖利不行非五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

當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無不成也

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則則舉無不達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

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刑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

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

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

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比日而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

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轍其霜雪夏不為蒼麥枯死其雨露也

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

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

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

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

循名責實則正名自定奇身名廢正名奇謂邪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以為度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則寬

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

其人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身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通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

來從於身

脩身則德立也

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

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

兵不

義不可

兵不義而還自善故不可

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吸死

禮

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底焉死之速不亦宜乎

強而卑義信其強

信音弱而卑義免於

罪是故驕之餘卑

於驕有餘則卑之強強則天驕

道者一人

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天驕

用之不聞有餘

理緩用於一人

天下行之不聞不足

無不足於其人

此謂道矣

多少皆是者道也

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

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

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

左者

出者也

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

右者入者也

右為陰陰主死故為入也

者自傷也

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

不日不月而事以從

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

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

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後知乎

是謂寬乎刑徒

居而致名

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開徒然而居能致令名

去善之言為善之

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

能者無口從事無事

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

從事安然開服若無事然也

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

謂凡出命令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

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凡此皆謂為而忘之者也

故曰美哉弗弗

弗弗興起自謂能為而不為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弗弗

故

曰有中

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為中乃是有中也

孰能得夫中之衷乎

得於中之捐折中者其唯忘中乎

故曰功成者隨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

與眾同

君棄功名則與眾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者也

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

成

棄功名則無所成也

有成貴其無成也

若其貴成乃是無成

日極則反月滿則虧極之徒反滿之徒虧謂月巨之

徒減

謂能立大功也

孰能已無已乎効夫天地之紀

天地忘形者也能効夫地者其唯忘已乎

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

譽之不勤非之不阻

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

淑然自清

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

無以旁言為事成察而徵之無聽

辯

無以旁言之言則以為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

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

萬物之歸當順

而客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

莫之載則地以沉矣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

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沉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夫雷轟鼓之動也必有以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搭之

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視則不見

聽則不聞謂洒乎天下滿風之酒散不見其塞風無擁集於

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知於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

青問其往來薄乎其方也謂遇方轉乎其圜也轉復免謂遇

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轉乎其圜也轉復免謂遇

轉乎莫得其門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自有視

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天口手足各有其非

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當生者生當死者死神為之主

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常立儀能守貞

乎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中其常事隨時

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

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

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耳發於名聲疑於體色此其可諭

者也名聲之至耳能之內疏於心外疑結於體不發於名聲不疑於體

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疑所謂頑鄙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

亡可也謂人可誘今至於所欲至如此者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

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事有適而無適

事雖有所適可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解不可解而后解雖時有通潛默周密

待觸而後解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為善

乎母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乎則人

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若左若右

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為物所信則止若左若右

正中而已矣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與陰陽之俱懸而無悻悻者不以天下為憂悻悻守正者志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

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孰能棄刺刺而為悻悻乎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功為策也

難言憲術須同而出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凡為此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

乎雖知之常日何知難謀之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自知曰常日何謀此慎密之至

稽自知則能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稽自知能考彼矣

能濟所謂通也若此同不以和濟同也論而用之可以可為天下之周慎也

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四壁而

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壁有邸者也祭天所真也固邸於壁壤土而與生故曰四壁既能知天則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

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

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聖人亦酒是也

篡何能歌武王是也而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

日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

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狹卧名利者寫生危卧猶息也寫猶除也

知周於六人之内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

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

名進而身退名滿於天下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

滿盛則敗故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驕倨傲暴之

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道之大如天無不其廣如地無不其重

如石萬人之力其輕如羽一人載之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

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

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自保其身君親六合

而望之於人終無

得時故曰費力也

故曰欲愛吾身

先知吾情

自保其身

君親六合

而望之於人終無

得時故曰費力也

故曰欲愛吾身

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考之於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

乃知可皆備之則何須棄身而遠之也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遠理不遠理左右前後周

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

可行之理後行之既則還復本所也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衍命乃長

以理既從道而來但道而行之無遷移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理

全性無寬衍勤而為之則命以長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其端而固其所守守固

則道能相保也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貴生之往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

明之極理於天則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其則性故曰吾語若大

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

管子卷第十三察今反則有距故知

管子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三

水地第三十九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園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

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疎者也水言材美具備

淖弱以清而好洒之惡仁也淖和也惡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

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也以意量之則不多少

唯無不派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人

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

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

準五星取則焉故為五星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

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平也故為五味中是以水者萬物之

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過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

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

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

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

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重得其有熟之量鳥獸得之形幾謂從無

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以適有也反

其常者常謂長言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

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通並理各自通如此智也

堅而不感義也感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剋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

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純故不掩瑕通茂華光澤竝通

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

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

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

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脈渾初凝類口所嚼食也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

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

肉脾生隔隔在脾上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也心生肉五肉

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

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

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

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言精是

理脩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疑塞而為人疑塞則為人也

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言九竅五慮是身之精也

麤濁寒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寒伏聞能

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妙悠遠而暗

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上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龜

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之靈故神欲小

則化如蠶蠶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欲上則凌於雲

氣尚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上下無時謂

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或世

不見者謂川水生蛟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蛟也故涸澤數百歲

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不絕也慶忌者

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

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

精者生於蛟蛟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

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寒能

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聞能存而亡者著龜與龍或世

見或不見者蛟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而管子則之言管子

水法人皆有之莫不而管子以之似用也言管子是故具者何

也水是也言水無理萬物莫不以生得水唯知其託者能為之

正具者水是也託也徒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故曰水者何也萬物

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

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

今人貪以其躁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

則明察故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則多所漸入故

人果賊也秦之水甜窳而稽坳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

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甜而稽故貪戾以齊晉之水枯旱

而運埃帶而雜齊晉謂春之西而晉之東枯故其民諂諛葆詐巧

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謂諛以其枯早故葆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

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死故愚戇而好貞萃

之水輕動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動是以聖人之

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水清則民

心易一則欲不汚人心既一故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是以

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

於人但則水之理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今有時王者命令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

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必有其時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見

五謂每時之時五政其理曠六謂陰陽四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

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故天曰信明

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其王信明

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

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聽信之

謂聖既聽其言又信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使不能為惛既

以為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是故上見成

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賞其功是

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特其功勞為人上者驕不

驕下功則以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四時者陰陽之

大徑也陰陽更用於四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德合

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

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其氣曰風陽動

寒為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贏而發出節言春德

善悅長贏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

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治隄防夏多水瘳故於耕芸樹

藝正津梁謂正橋修溝瀆登屋行水發者修屋壞時方解怨赦

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百姓乃壽百歲

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是故春行冬

政則雕肅殺之氣乘行秋政則霜秋霜降行夏政則欲是故春

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一政曰論幼孤含有罪二政

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三政曰東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進亡

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無殺

魔天毋寒華絕芋寒拔也芋之屬其根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南方曰日南方太陽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其氣曰陽夏之陽

生人與氣陽為鬱熱散蒸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通

轉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謹修神祀量

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九暑謂九時雨乃降

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曰德日以照青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

益力土德兩通益土生皮膚膚土所生木實其德和平用均

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

暑歲掌和為雨和則陰陽夏行春政則風風主行秋政則

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

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塵之虞

開通之也

發故屋辟故窮以假貸辟開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

盛陽母扱免禁扱枉免祖者亦不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

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罾設禽

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母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

會也秋陰陽秋陰陽時物其時曰秋秋也陰生金與甲

適中故為辰成熱秋擊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

陰氣疑結堅實故陰氣疑結堅實故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

生金為爪甲也生金為爪甲也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其事號令母使

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時云收

武幹人聚彼羣村村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

故聚裝人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友而伐我信則克誠信

政則榮春發行夏政則水夏多行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是故

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葦圍小

辨闕譯小辨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

時或出師掩襲故疾忘為闕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亦所以助

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其時曰冬冬中也謂藏收其氣曰寒

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溥越温怒周密冬時花葉

修禁徒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刑致

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

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開藏罰月掌罰

罰為寒罰則殺物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雷夏雷

秋政則旱謂冬氣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

故為寒也

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邀至賊氣邀至則國

多苗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正政作教而寄武焉謂

武也而習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

之行也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

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

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興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

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是故聖王日食

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

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

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

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

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

珠玉之屬藏四政曰攝奸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

流民圉分異分異謂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

德生正德脩則正生事正直則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

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

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作事不成必有大

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

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死違失其理必敗也國有四時固執王事

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以三政執輔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

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

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終者九也既能與

道之終也謂王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五聲於六律也前王此

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陰

至六為純陰之多也陰生至六為冬至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陽天道以九制

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入少陰之數以少陰人道以六制六

兼三材之數人稟天也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

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以總一統總其本以統萬物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

謂明天子修既董水上以待乎天董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五藏

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

觀知地位貨贍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贍言

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祥也如此已合而有常則風雨得其常也有

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失

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人情已得萬物有

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極然後有德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

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通乎陰氣

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

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然則神筮不靈

神龜行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黃帝澤參治之至也

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不當故龜筮不能為黃帝澤參治之至也

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

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

天地治神明至堯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大常

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

土師土師即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眾大封辨於

司空也司空也

大封辨於

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獄官也

平之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

曰青鍾大音大音東二曰赤鍾重心自大音重心已下皆三曰黃鍾洒光四曰景鍾

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后

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任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

生美謂甘露醴日至曙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曙甲子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

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總別列爵謂總別等論賢不肖士

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

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

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贖塾蟲卵菱

贖猶去也卵鳥菱芡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

也皆早春而生也

土權其本不厲雖穀厲殺也毒不天麇麇母傅速麇鹿子也言天傷之亡傷

繼葆繼係之纓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

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

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澇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

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

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

二時聘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

榮華蕃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

徒內御命司徒御不誅不貞貞正也本屢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爲

敬夏時農事尤盛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

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

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爲厚順不逆時氣也草

也

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

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

獸之禁禁謂牢圍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

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雷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

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焉

伍謂立什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

殺斂也諛悅順見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多陽夕下露地競環

環灸實見方秋之時晝則暴多夕則下集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灸實五穀鄰熟鄰熟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

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

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開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

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賊擗謂庶禁也羣聚之謂其開藏之氣不足則擗防盜賊以助其開藏之氣也

數剽竹箭言數剽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為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

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開藏故收斂取禽以助也然

則羽刃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贖贖謂胎敗清也媼婦不銷棄媼謂散壞也

草木根本美謂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

君危不殺太子危家入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大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

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睹丙子火行

御天子勃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火也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

宮室以動亂之故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君有危亡之禍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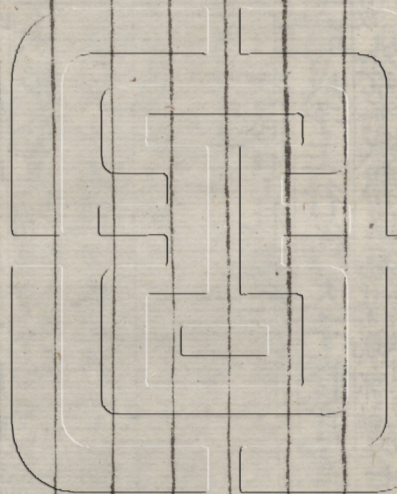
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

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

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刃者段毛胎者贖媼

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第十四



管子卷第十四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

立齡

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五

明法第四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六

勢第四十二

短語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

苟懼水禍則事無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

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

之分其師眾人既迷其必直將之道人既迷或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眾矣又既迷惑其

然乎若是者必云其眾凡動靜者比於死此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

也死二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

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其失度者則為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

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其所作常能從理

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逆節萌生天

地未刑先為之政其事力不成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天

事而起可慕和其眾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

謂先事為始謂先事為始莫和其眾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

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眾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

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

地同極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已得

天極則致其力已同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

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成功之道贏縮為寶縮

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者故以為寶母亡天極究數而止

未成母改其刑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中常修靜民觀時待令而起

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

贏贏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死死生因天地

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

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故賢者

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中靜不

留中心安靜裕德無求道德饒裕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其所處

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饋作也

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蹟動亂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

與為行於不敢則人莫與守弱節而堅處

之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乘時養人持四

政以順先德後刑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善周

養其人

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善明者周不能

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

周也明勝大周則人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

大明勝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

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索而不

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

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一偃

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俯伏也聖人之取天下必權正大文三曾而

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

也故能偃其武力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驚曰刑故不

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服之所以服勝之所以勝飾之修飾必嚴其

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如四時之不真如星辰之不變

如宵如晝如陰如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愛

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得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

親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

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道以明之明是刑

以弊之母失民命刑斷合理故命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以終人

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母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

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

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則德及不辜致政其民服

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

民付而不爭任而不交爭罪人當名曰刑刑之謂也出令時當

曰正今當於正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

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且也能令眾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

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曰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

慎則政乎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日新此

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

德成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短語十八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敵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曰夫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二變田宅

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

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

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七變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

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

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中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三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

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

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

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

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鍾

鼓琴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樂之也不思不慮不憂

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

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

專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菑苗積自多甲

兵自彊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

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符也不敢以謬妄故言安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

治天下也猶埴已埏也埏和也音種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

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

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

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

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

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

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民不道法則不祥

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政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羣臣不用

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

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

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

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

舉無間識博學辨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人不敢間識事也無倖服無

奇行倖服奇行皆過越法制皆襄於法以事其主襄者所以敬藏也謂人皆敬藏

過行以順於之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

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

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

法而固守之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

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誠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恠奇物比正法為恠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幹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處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赤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也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

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

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

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

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

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

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

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

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

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

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

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

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

平

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

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

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也植

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

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華化則令纒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

見有失度量則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天星有虧敗也如日

月之明無私燿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

從也往人燿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

私毀今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

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

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

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

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其意願臣而行凡有不

不敢自專願望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

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王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王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

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勞悲色告愬其主

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

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

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

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不怨也其

賞賜人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

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其上匈恐懼貌上以

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

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今而行敗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之雖有傷敗無罰夫令有功法所不放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以妄為舉措也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

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今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今

君執其君執其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今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為失也夫

國有四亡今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而留上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

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不為惠於

法之內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威不

兩錯臣行君威為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

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非法度不聽則許偽何施有

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

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

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

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

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

相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

多為交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

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

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

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

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

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

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大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存材法自擇敗而

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

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

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下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

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三十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為從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

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

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

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力罷則不能毋使令急故從也力疲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

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

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

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節智任詐負力而爭則

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

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

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

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

勤力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威必足以勝謂勝合然後下從故

從善也也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然後下從故

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其設賞有薄有厚其

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

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

則難化須厚賞以既躁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

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

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

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后從見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

所安然后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

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

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

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

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

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

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

傷民輕刑以愛人茲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

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

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

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持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

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

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

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上至於利人則止而物

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

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

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

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

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劫上畏罪劫上畏

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

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

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

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

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

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

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

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

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

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

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

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無時

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

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

取庸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秋糶以五春崇以束長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

倍貸之類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

足關市府庫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

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

一民養四主四主則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

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

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

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

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

於土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

得均四人交能日多作故日一也民作一則田墾盡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

則國富茲效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

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不能廣積粟故粟生而不死者

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

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

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貳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

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

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

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
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
易其歐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
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
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
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
曰寄生之君謂新是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
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

管子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內業四十九

封禪五十

小問五十一

內業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沐於

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

果乎如登於天果明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切女教乎如在於海淵也

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氣去

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謂其官兩使之

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

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

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當以能

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

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

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自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

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

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可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

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之方寸虛道之君乎涇涇乎與我俱生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

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

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被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脩心靜音

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

不能聽也所以脩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脩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

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

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

平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多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

枝也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哀取子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

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後定也

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為精

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

生其度則失其生安心之法智過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

而物事自化變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

苟執一故能不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治言出於口治事

加於人則無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

聽公之謂也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

仁地義則浩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美則德昭然自至無違負也神明之極

昭乎知照智者神萬物中義守不忒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則官

亂不以官亂心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則神

自在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治之寧靜思念

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

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察於

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夫極何謂解之在於

心安解道者在於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

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心之中又有心馬

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音以先言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

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使然後治不治必

亂使而違亂乃死亂則凶禍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

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

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泉之不竭九竅遂通

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感意外

無邪苗邪苗生於感意外無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不逢天

蓄不遇人害天苗人害能禍不全者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

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乃能戴大園也而履大方

方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

下窮於四極道也發其充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

生之心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洩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

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

則常道則常道念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客醉也見於膚

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

疾於雷鼓謂念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

於父母全念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為善刑不

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善者此誠善也故天下服

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

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

在於逆順故不能卜筮而知也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己乎求己者感

自得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己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

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

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

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淫過事肆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過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慢易

必致凶禍必致凶禍暴傲生怨成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鬱生疾通暢故生疾也疾

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

為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

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

人之生也天出其精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未食以養其形合此以為人言合

天地精氣

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飭不

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其不可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中論其平正擅論治在心此以長壽類雖可

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中論其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不喜不怒平正擅

度則常圖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

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

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

血銷血銷滅充攝之閒此謂和成閒猶中也充攝得中精之所舍而知

之所生言精智生飢飽之失度力為之圖圖之令飽則疾動飽而

飢則廣思飢而廣思老則長慮老而長慮飽不疾動氣不

通於四末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遽竭

今老則益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其形安而不

移形安則志能守一而乘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見利不誘見害不懼

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當

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愛慈靜之遇亂正之謂若

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

心一來一逝躁則來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

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勝理丞達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

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

在伏義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

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

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

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

得封禪桓公白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

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極耳南伐至召陵登熊

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

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

鄒上山也鄒音雁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

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鱓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

不飛其名曰鷦鷯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

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鳧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

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

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疾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

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

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

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

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

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

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

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

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思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飾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

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

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

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

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

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化負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

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

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不能識之也

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

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

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中戰

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闢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闢戰闢外闢故曰三闢使民

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

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

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歸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

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也而

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以為寡也謂四言善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

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

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

其疾則民疾疾謂憎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

沒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執焉距聞其役煩則疑

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

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

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問其說管仲

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

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

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桓

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仲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

德有時先怒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川

之厥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

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

年禁數澤此謂先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滯振正也禮樂者

所以止人滯故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

熟歲飢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

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

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

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桓公問管仲曰實又

欲霸以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

曰公嘗召易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鮑叔至公又問焉鮑

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

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

豈言德豐於君也公導道繆然遠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繆道繆之事

無所比可謂遠於三子見當道而導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於米何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

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且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踈獄而謁有罪者償謂探獄因謂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辱矣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岷乎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圍養馬者傅馬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傅直木母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壞矣喻小人用即君子退也先傅直

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入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利已國然後可桓公踐位令魯社塞禱祝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魯社祝臯已疵獻已國然後可桓公踐位令魯社塞禱祝臯已疵獻祝臯已疵獻若似也謂君之持能多似有祝臯已疵獻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臯已疵獻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

意者君乘駮馬而泅桓迎日而馳乎漢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

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

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

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

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縱激強莒

君小人也君勿救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桓公放春三

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

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此其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胡縮切目搖也乎何其孺

子也眴眴柔順貝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

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自茲免謂益有謹勵天下得

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

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瞠然視闐往立貞瞠驚視貞

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

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太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

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太惑豈有

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前見者長尺而人

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則疾道也袂衣示

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贊

水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

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

也以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富有罪父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

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桓公使管

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

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

賤昔者吳于戰于江邊也未亂不得入軍門亂毀也國子擗其齒

遂入為于國多戰功曰多言於于也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

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

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

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

陳此詩以覓意有仇儷之思故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足與之為居乎也甯子其

欲室乎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

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之役者有執席食以

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因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

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已必當來也少焉

東郭郵至桓公令饋者延而上饋謂饋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禮待之

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

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之意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

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

者纓經之色也必應故手然豐滿盛故其與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

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

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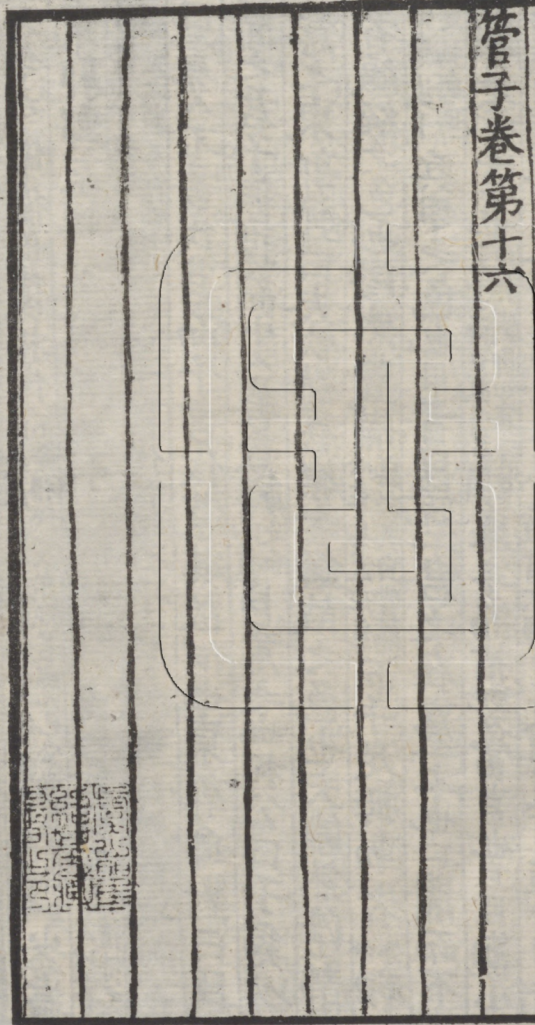
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伐

諸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

諸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

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
以人之言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然後取人

管子卷第十六



管子卷第十七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臧第五十二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為一主也過主六是主

一故曰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

得六過則為一是以以繩七自鑒得失可知也

臣得六過一是一呼嗚美哉成事疾

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六臣今日無大過是故為一君臣

咸有一德故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

申謂陳用法今周聽近遠以續明

遠近之事周而聽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

事皆得要而詳

審則法令固賞罰必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

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得和自此

而至故人皆反於朴素令中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

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茲縱過以傷

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茲門闔故曰秦則反敗矣

謂為惠太過故反成

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

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波難知以塞

明史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在臣有所為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

令申不苛則國失勢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世主目伸

五色耳常五聲世謂世然不曉識之貌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已為隣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

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為聽其理亂之音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苛則所

惡及身所為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

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

而向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為亂任而臨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

必及故後必及故後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

錯則人反其故故謂先君之理不苛則法數自衰而國失固舉措既不合理故數衰而

國失固失世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

信皆自任宵腹以理其事人生事故事多也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

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植立也既昏而不明不苛則見所不善所為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

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

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凡此皆主虞而安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其

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為主也明主得聞主失主好本則民好懇葦菜

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

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譽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

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

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工技力於

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

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上之氣生逆氣生則令

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何以効其然也

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

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玉舖猶

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

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為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

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馬以所

靡者為侈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舉

爭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修費無度故空商官非虛壞

也必弄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

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

緩物重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

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

此之不為故游商得什百之贏以弄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

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

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

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

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

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

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

伐無割大陵謂謂掘之也伐大術謂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

火誅大臣收穀賦之禁也夏無過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

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也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

傷伐五藏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

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

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依邑漂流謂滿溢於堤防故漂流城邑大風

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旱其則天冬雷地冬震震草木夏

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且蟄者鳴且多騰墓其謂草之醫會
山多蟲蠹蠹即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

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

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

者所以今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

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暗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

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

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

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

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

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

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

功則士不為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

姦不為止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

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

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

於上亦法臣法言亦為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故君

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

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節臣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為名恬爵

祿以為高任弃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為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喪為高則不御恬

祿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繡則馬馬制制馬必以繡

祿侵巨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好佞反而行私請佞謂佞反理為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王嚴

誅則先民心亂臣多則造鐘鼓衆飾婦女以僭上故上僭則
隙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僭暗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是以

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愚臣深罪
厚罰以為行深文入罪厚致其重賦斂多允道以為上允悅也謂多

於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故記稱之曰愚忠護賊此
之謂也愚臣雖有慎於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開罪黨以

為讎開引罪黨上聞除讎則罪不辜彼臣讎耳未必皆有罪今罪不
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已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

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
厚賞已有功當得祿則伴讎之以為以其下居為非母動為善棟居

也與眾犯者為母其動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而
以佯為善者之棟梁也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偽善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曾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

已知人者也言度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曾脅蓋藏禍息故遠避

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夏日之不煬非愛火

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比夫明王不美宮室非

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官美

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

効民亦務本而去未官慎之則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事之

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罰之於其

所惡罰其所惡則信之於其所餘財期人者莫不有餘財功之於其

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

也殺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

而民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

而茲多緩誅宥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茲人多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

後難易而後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皆同之於用法明王知其然

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

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為人致利除害故也於以養老長弱

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

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

刑罰一差人無所措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吏

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謂所

師長不為師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為重寶犯禁故教重故

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雖

高為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鈞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為用赦罪而不一德雖

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

不成方冬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以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

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

道眾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眾民不能成眾尚不成不

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

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

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瞻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

之費通幣行禮而黨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眾

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勞而不贍大

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

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后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賢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進退之中也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道識其處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各有記也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來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乃善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故

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此之謂也凡此欲令脩已以致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則能審察故凡治亂之情皆道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上始道從也事明則故善者圍之以害率之以利有害則圍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已則避害而取利取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

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

得人之心而為紀則所以紀之也法令為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為網罟網罟所以

什伍以為行列行列所以賞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器械可備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忘若推引鉅耨以當劍戟劍戟

若劍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鎧有鎧鑿著甲周身若禍多故曰鎧植笠

以當盾櫓取菴澤草以為笠若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農

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春三月菽室燠造燠謂以火乾也

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真以辟毒鑽燧易火存井易水所以去茲毒母

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舉春祭塞父禱以魚為

牲以藁為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所以屬親戚也母殺

畜生毋拊卵拊胃擊母伐木毋天英英為草木母拊竿竿竿

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

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發五正正謂五赦薄罪出拘民解仇

讎讎讎者和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并農功施力夏賞五

德五德謂五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

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冬收

五藏五穀最萬物聚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

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

藏當前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稱一事故風雨時五穀

實草木美多六蓄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

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疆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不

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民不虛治

然後治必不失法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也

令所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吏多私智者其法亂

私智則營已而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

使民死之

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

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

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

謂什長伍長

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為之也

人無非其里

謂無里

無非其家

言不離居他家其非之

故奔亡者無所匿

遷徙者無所容

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

不求而約不召而來

亡徙無所容匿故不求召而自來

故

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

民心可繫於主

謂繫屬於主

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治之於

金也

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

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

水之於高下

火水之就燥下猶人之就利

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

與土也所以富民有粟良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

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食當十石

果蔬不以火化而食故曰

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

在其中也

苛餘言不在五十七之中也

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

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經也

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

敘鈞謂敘其鈞平

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

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

謂每戶置籍再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

故善者

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

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

田備然后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

而謀者功

謂謀可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

威今敵國之所受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二兩心其內必衰也

威今敵國之所受者各權則其威分也

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

臣不

用其國可危

臣既不為君用力故其國可危

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化賂得情

可深

視敵所憎者多與賂合以國情告已故深得其情

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

其國可

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

遺以竿瑟美人以

塞其內

軌於竿瑟美女人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

遺以詐臣文馬以蔽其外

則耳目喪矣

故其外蔽也

四曰必深

親之如典之同生

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

陰內辯主使圖其計私使辯士令與敵國圖計

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持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今昔絕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闢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闢兩國敵則小傷大國以承其變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撥其所使使彼知其所使彼不肯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使其君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則不可使令既不命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危率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七

管子卷第十八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入而化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

旬即巡也謂四而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

一曰老老以養老之禮養老者二

曰慈幼三日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

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

謂置掌老之官

年七十已上二子無征

不預國征伐三月有饋肉

謂官饋肉

八十已上二子無征

月有饋肉九十以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

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

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焉

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

子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能事而後止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

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

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

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

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臍臍而哀憐之瘠

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龍耳盲啞

跛躄是偏枯握遞遞著也謂而子相拱著而不甲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

既養之又與瘵疾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

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

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

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已上二日一問七十以

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

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

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

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嘗厲

謂接絕者士民死士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

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則 主察 督名雜篇六

安徐而靜人居位當安徐而又靜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

待頌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頌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

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

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聽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

失守距之則閉塞

淵度之不可測也

其極也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

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茲偽也

有茲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

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子之罰

之則不勞矣

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

人主不周則羣臣下

開不開善否無原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
動茲茲動則變更矣茲在隱微其理將動
茲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
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
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
為戒人有所惡
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
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
於朝而備評評問也
譏問也矣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

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
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

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

曰噴室之議謂議論者
言語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

從求寬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
之可謂正士內於

噴室之議納正士之
為噴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

為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

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雜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何如而
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
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
復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
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
山右及緣之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

大川而注焉

謂於都內更為洛水之渠以注於大川

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

人以育六畜

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

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

乃別制斷之

制之斷之制之斷之

州者謂之術

地數充為州者為之術

不滿術者謂

之里

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

故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

國不如霸國者國也

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

以奉天子

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

天子有

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

固

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

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土

闕

謂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

稽著者所以為固也

無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

稽鉤也謂荆棘種條相鉤連也

歲脩增而母已時脩增而

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

宰謂執君之政者也

故善為國者

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

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

害也蟲一害也

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

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

水別於他水

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

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

因而扼之可也

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平

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灑石

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

里滿四十

謂因勢

謂卒有暴溢或能凍

沒居人故危殆也

謂能漂

浮於石

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說謂宛也言欲

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行曲

下曲水道遠張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

其勢而以行水地則平地高即控控謂頓也言杜曲則擣毀

處既滿則後水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倚則

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環環則中前從拍排則圓沫生中則涵圖流無所通涵則塞塞則

移移則控空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

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

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桓公

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

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

佐各財足財謂其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

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

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案

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

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

之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并行以定甲士當

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弊并行視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為都

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

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

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以冬無

事之時籠函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土車什一雨葦什二車

所以禦雨食器兩具每人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

藏於里中兼得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

行之常以朔日始出閱具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又有

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

夫將之唯母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

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

百倍故常以母事具器母事用水常可制而使母敗此謂

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

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

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叢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

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堤大

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

大者為之堤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

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栢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

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為界可以母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

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藪殺草歲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

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溲汝

利以疾作收斂母留一目把百日舖民母男女皆行於野不

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

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

填塞空郤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厓倉君

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

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

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

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惇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

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温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雷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

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塞行堤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故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堤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玄齡

注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九

地員第五十八

貞地也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十尺

瀆田悉徙

瀆曰謂穿溝瀆

而歲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

實數也

其木宜蚘菴與杜松

木名也

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

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

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

呼音中角

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

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

堅也

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

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

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

唐虛脫也

唯宜黍稷也宜縣澤

常宜縣

行廡

音牆

落

土既虛脆不堪板築故為行廡及籬落也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

唐其地遇潤則數類毀故不可立邑置唐也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櫛櫟桑櫛

名擾柔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

中宮其泉黃而糗依徒謂不糗精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沫故甲沫徒也斤填宜大菽與

麥其草宜萑蕪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十七

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填宜稻麥其草

宜葦菰葦菰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

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

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

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標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而

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凡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數生黃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二十七

通前篇百有八是為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

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

二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陝之芳七施

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

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

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

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

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

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

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

不可得泉青商神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

駢石不可得泉

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

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

泉其下有交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

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

如茅走皆草名

其木乃楠

楠木名

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

腸與猶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

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

材猶也

草兢與蓄

音音草名

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

側其草蒿與萋其木乃品柶鑿之三七十二一尺而至於泉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

謂此地生其草宜其穀造成也

或高或下各有草土

葉下於輦

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輦下輦下於輦即輦也莊周所謂輦西也

輦下於莧莧下於

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萑下於葦葦下於芡芡下於蕭

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表

表謂草上下相

重天

各有所歸

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

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

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

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剛而不敵

淖不濇車輪泥不

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

在山在隕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

其壓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

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檀檀

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

校謂聲

寘疾難老

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姁

夷平也姁好也言均善也

五粟之土

乾而不格

格謂堅禦也

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

言常潤也

是謂粟土

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

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恣臺土蟲易全處

剽堅也恣密也臺土謂其土多蠹穴若臺

多竄故蟲處之易全恣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

細苗音形莖黑秀箭前長被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

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栲櫨

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

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

椿藟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

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蘆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

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

生疇隴也謂為隴而種也蓮與蘼蕪葦本白芷其澤則多魚收則宜

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疥醜疥首疾也醜醒酒病也五

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鳥鹵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

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

不壩不灰壩謂堅不相著青恣以落音及謂色青而細密其種大葦無

細葦無舛音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墮在衍在丘在

山皆宜竹箭求龜求龜亦竹類也楸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龍斥並羣名

木安逐條長數丈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遠長其桑其杞其苾其苾音木種木

晉容榆桃柳棟音棟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

山之臬臬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

黃萐及彼白昌山藜葦世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澁其

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麋麋又

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麋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

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落地也青

休以肥芬然若灰起貌其種樞葛舛莖黃秀恣目恣目謂

也其葉若苑苑謂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

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故此是謂蔭土蔭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

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絳莖

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蓄殖果木不若土以十分之

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穎其土屑碎如

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蔭忍蔭草名忍葉如萑葉以長狐

昔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

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志五志

之狀廩焉如塹塹猶疆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絳莖黃秀

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穀亦美苦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志土之次曰五纒纒音盧五纒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郎鄆細邯

鄆草名莖葉如扶櫛扶櫛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

土以十分之三纒土之次曰五塹五塹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

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

之三塹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脹謂其地色青紫若脹然也其

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

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鹿厲言其地栗碎故若屑塵之屬觸踊起

其種大苒細苒苒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

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

也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摑杞細摑杞名水黑莖黑秀蓄殖果木

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

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

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

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踈離圻以臞塔其種鴈膳草名黑實

未跗黃實足也 菑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
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然也 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
白實菑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
之狀堅而不脆雖堅不同骨之脆也 其種陵稻陸稻謂陸生稻 黑鵝馬夫皆鳥名也 菑
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
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 菑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
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 所受是極極謂盡其
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驕而恃力則 志毋
虛邪虛謂虛偽 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

必式法式 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
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 執事有恪攝

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 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 汎拚正席

汎拚謂汎水而拚之 先生乃坐出入恭勤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

作謂變其容自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 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

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 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帶事端也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 占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

後至就席袂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

對客無讓對客而讓則有不足故勞心 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 所求雖

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 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

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在食 攝衽盥漱

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

菜羹先菜後肉羹載中別載謂肉而細切載在醬前遠載近醬食之便也其設

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

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飯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者

所以載鼎實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噍之視食盡日兼同噍以齒齒類故曰挾匕也

食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尺有柄長尺則上而進之此已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

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板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搜餘所祭也先生有命

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擘羹羹不以

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咽覆手明

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席以拂席之汗已食者作振衣而降旋而

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謂

藏去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攘解杖及肘恐濕其杖且不便於事也堂上

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盥故握手為拂以潔執箕膺揲厥中有帚

揲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

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

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戶所掃之穢壞於戶內也坐板排

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己謂已適己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

以拚未畢故辭之今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協合也稽考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良將舉火執燭隅坐錯摠之

法橫于坐所摠設燭之東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蓋密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

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著必處下以焚也捧椀以為緒緒然燭燼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

有隋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今其代之也交坐母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

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俛在則請有常

則否廢其狂席則當問其所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
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二

雜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二

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卷第十九

管子卷第二十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形勢解第六十四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
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
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
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
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王至主者人之所仰
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苟悋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
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
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

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墮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益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夫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

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利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三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三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負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

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益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

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躬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躬民化之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僭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畔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播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間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

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三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

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毀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僿為則此言僿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僿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

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后言擇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樂而后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眾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實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

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疾移切者多所惡

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餐

食則不肥故曰餐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

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

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

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

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

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蝾蟻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

蝾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蝾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

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

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園則成以尺寸量短長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汗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軟正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

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棄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青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

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
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
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
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
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
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
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
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
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
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
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
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
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
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

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撓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衍下瓦則必毋咎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咎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篋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

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三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后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

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后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

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
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
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
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

